

荀子增注

十九之廿終

124.7
C
K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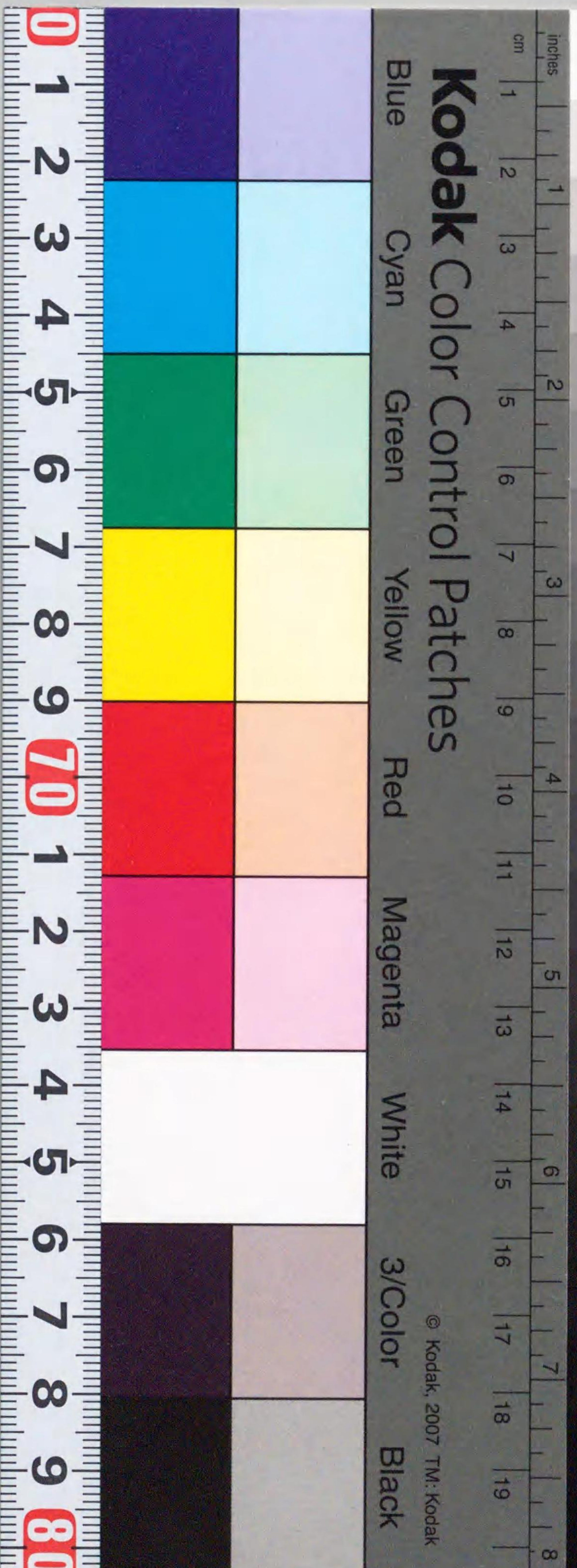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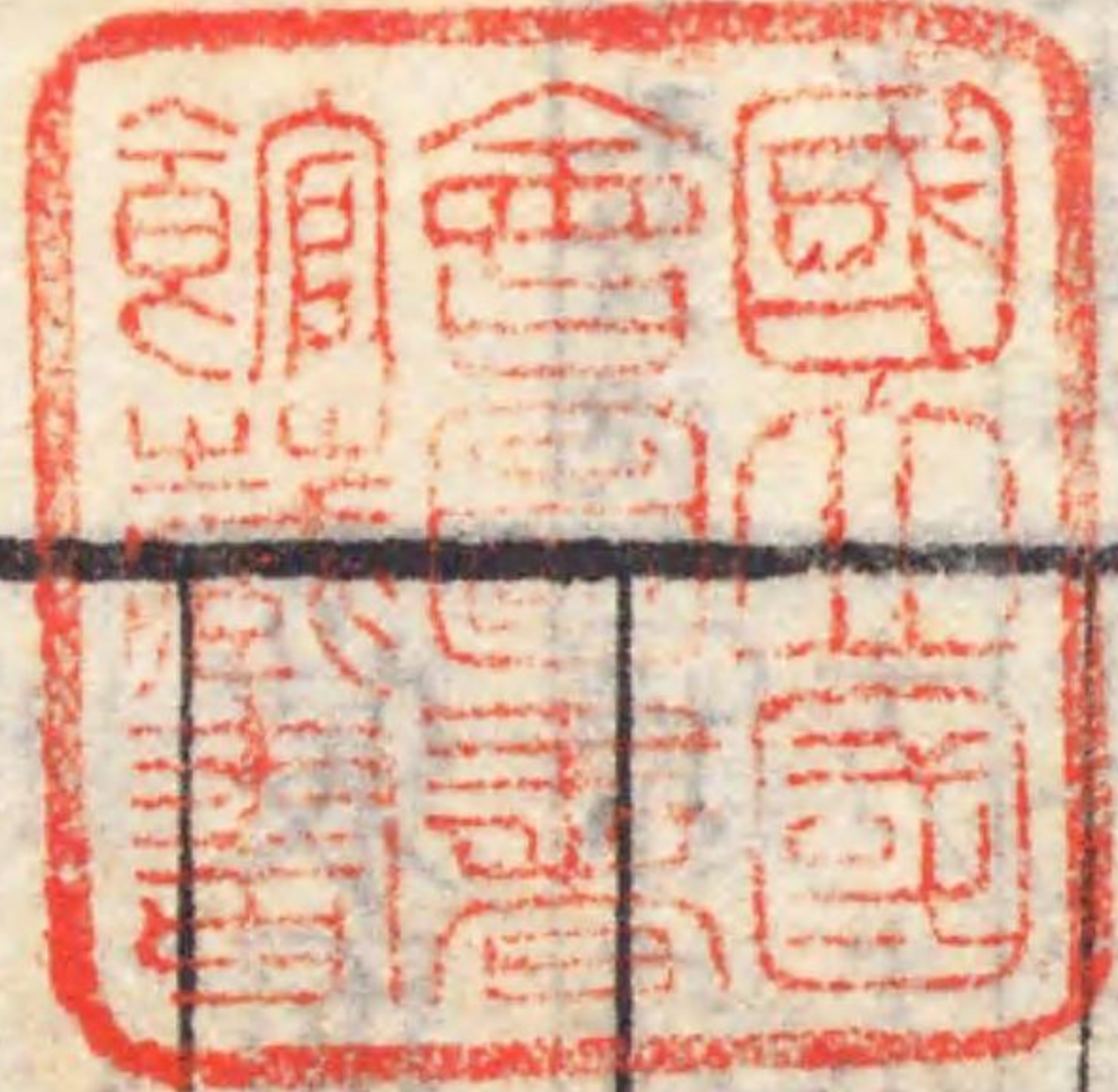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210529

荀子卷第十九



上州山世藩正編

唐虢州楊倞注 日本信州久保愛增注

遠州土屋型重訂

大略篇第二十七

此篇蓋余子雜錄荀卿之語皆略舉其要不可以一事名

篇故總謂之大略也舊第二十九增此篇間有似抄錄者不特荀卿語也本注九舊作七今據舊目錄改之

大略

舉為標首所以起下文也

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

而霸好利多詐而危

增王于沉反重直用反好呼報反詐側嫁反

欲近四

宋本無本注舊第以下五字

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此明都邑居土中之

意不近偏旁。居中央取其朝貢道里均。禮也。言其禮制如此。增近如字。天子外屏。諸侯

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屏猶蔽也。

屏謂之樹。鄭康成云。若今浮思也。何休注公羊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僚謂不欲見內不察泉中魚之義也。增本注浮思即眾。博雅曰。眾

也。屏。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增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真倒衣

裳而走。禮也。增毛甚曰。上。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增詩。齊風東方未明篇。天子召諸侯。諸侯輿就馬。禮也。輿。謂

車。言不暇待馬至。故輿輿就馬也。增輦力展反。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

來矣。謂以王命召之也。此明諸侯奉上之禮也。增出尺類反。天子山冕。諸侯玄冠。

大夫裨冕。士韋弁。禮也。山冕。謂畫山於衣而服冕。即充冕也。蓋取其龍則謂之衮。

冕。取其山。則謂之山冕。鄭注周禮司服云。古冕服十二章。衣五章。初一日龍。次二日山。次三日華蟲。次四

日火。次五日宗彝。皆畫。裳四章。次六日藻。次七日粉米。次八日黼。次九日黻。皆繡。鄭注覲禮云。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諸

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玄。鄭云。大夫裨冕。蓋亦言裨冕止於大夫。士已下不得服也。韋弁。謂以爵韋為鞞而戴弁也。玉藻曰。鞞

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也。增物皮。卿曰。諸侯玄冠。大夫裨冕。當是諸侯裨冕。大夫玄冕。彼此互誤。愛曰。覲禮

曰。侯氏裨冕。司服職曰。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

孤之服。是物氏所據也。然苟卿富國篇曰。諸侯玄衾

荀子曾注

卷十九

荀子曾注

卷十九

荀子曾注

荀子曾注

荀子曾注

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玄襦衣冕。即司服職衮冕也。然則此玄冠當據富國篇作玄冕。裨冕本注是也。唯鄭云當作倮云。非鄭說也。韋弁富國篇及司服職皆作皮弁。韋弁則王者兵事所服也。或是皮弁韋弁同物。而王者兵事服士服矣。天子御筵。諸侯御茶。大夫服笏。禮也。御服皆器用之名。尊者謂之御。卑者謂之服。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筵大珪。長三尺。行上終葵首。謂刻上至其首而方也。茶古舒字。玉之上圓下方者也。鄭康成云。筵然無所屈也。茶讀如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增玉藻曰。天子擗筵。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訛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訛後訛。無所不讓也。其形則詳于考工記玉人職。又案大夫笏以魚須文竹。見玉藻。本注器用之器可疑。○筵音挺。笏音忽。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彫謂彫畫為又明貴賤服御之禮也。增大雅行葦詩。敦弓既堅。毛云。敦弓畫弓也。釋文敦音雕。又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

者。其義見左氏文公。諸侯相見。卿為介。相見謂於郊四年傳。○彤徒冬反。也。聘義。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君親禮賓。言主君見聘使。則以卿為上擯。出會則以卿為上介也。增相見謂朝會。以其教出。畢行。教謂戒令。畢行謂羣臣盡行之時也。衛之士。大戴禮。出作士。是也。畢行。一師畢行也。定公四年左氏傳曰。君行師從。杜預曰。二千五百人。或曰。教下脫。使仁居守。使仁厚者主後事。春秋傳。一子守。梁傳曰。智者慮。義者行。聘入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珏。反絕以環。聘入以珪。謂使人聘他國以之也。衛侯使工尹襄問子貢。以弓。是其類也。說文云。瑗者大孔璧也。爾雅。好倍肉。謂之瑗。肉倍好。謂之璧。禮記曰。君召臣以三節。周禮。珍珪以徵。守。鄭云。以徵召守國之諸侯。若今徵郡守以符使符也。然則天子

以珍珪召諸侯。諸侯召臣以環。歟。玦如環而缺。肉好若一。謂之環。古者臣有罪待放於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絕。皆所以見意也。反絕謂反其將絕者。此明諸侯以玉接人臣之禮也。增聘人徵辟人也。蓋古徵士之禮。有如此者耳。絕人以玦。晉獻公賜申生以金決之類。反絕以環。晉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于夷吾之類。共見晉語。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

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施然也。人主根本施設在仁。其役用則在智。盡善則在禮。天施天道之所施設也。此明為國以仁為先也。增知音智。聘禮志曰。幣厚則

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志記也。言末也。禮記曰。不以美沒禮。增今聘禮記曰。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禮云以下見論語。古屋。南曰。殄當作殄。與歿沒通。○志音誌。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借矣。不時宜不敬

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詩小雅魚麗之篇。指與旨同。美也。借齊等也。時謂得時宜。謂合宜。此明聘好輕財重禮之義也。增今詩指作旨。唯作維。驩歡同。水行者表深使人

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

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表。標誌也。此明為國當以禮示人也。增去起呂反。舜

曰。維予從欲而治。虞書舜美臯陶之辭。言臯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引之以喻禮能成聖。亦猶舜賴臯陶也。增治直吏反。故禮之生為賢人以下至庶民

也。非為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禮本為中人設。然聖人不學亦不成也。增為于偽反。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

學於西伯。此皆所以成聖也。然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禮本為中人設。然聖人不學亦不成也。增為于偽反。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

學於西伯。此皆所以成聖也。然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禮本為中人設。然聖人不學亦不成也。增為于偽反。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

學於西伯。此皆所以成聖也。然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禮本為中人設。然聖人不學亦不成也。增為于偽反。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

學於西伯。此皆所以成聖也。然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禮本為中人設。然聖人不學亦不成也。增為于偽反。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

學於西伯。此皆所以成聖也。然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禮本為中人設。然聖人不學亦不成也。增為于偽反。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

學於西伯。此皆所以成聖也。然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禮本為中人設。然聖人不學亦不成也。增為于偽反。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

學於西伯。此皆所以成聖也。然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禮本為中人設。然聖人不學亦不成也。增為于偽反。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

學於西伯。此皆所以成聖也。然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禮本為中人設。然聖人不學亦不成也。增為于偽反。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

學於西伯。此皆所以成聖也。然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禮本為中人設。然聖人不學亦不成也。增為于偽反。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

學於西伯。此皆所以成聖也。然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禮本為中人設。然聖人不學亦不成也。增為于偽反。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

學於西伯。此皆所以成聖也。然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禮本為中人設。然聖人不學亦不成也。增為于偽反。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

學於西伯。此皆所以成聖也。然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禮本為中人設。然聖人不學亦不成也。增為于偽反。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

禮記外傳
君疇作尹
壽路史作

禮記卷十九

卷十九

四

尹壽世記
尹壽為許
由友務西
務成
西王國
西王國
作西王國

學於西王國。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又漢藝文志小說家有務成子十一篇昭其名也

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

失也。西王國未詳所說。或曰。大禹生於西羌。西王國西羌之賢人也。新序。子夏對哀公曰。黃帝學於大填。

顓頊學於錄圖。帝學於赤松子。堯學於尹壽。舜學於務成。附。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

時子思。武王學於郭叔。此明聖人亦資於教也。增今新序大填作大真。錄圖作綠圖。成子伯作威子伯。時

子思作錄。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存。不成喪。不備哭時子斯。踊之節。衰存。但

服衰麻而已。其禮皆可略也。禮記曰。親迎之禮。父南

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

鄭云。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也。增士昏禮。作承我宗事。○迎魚敬反。鄉音向。相息亮反。隆率以

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儀禮作勗率。鄭云。勗勉也。若汝也。勉率婦道以敬。其為先

妣之嗣也。汝之行則當有常。子曰。諾。唯恐不能敢忘

命矣。子言惟恐不能勉率以嗣先妣。不敢忘父命也。增唯舊作惟。今據宋本改之。士昏禮能作堪。敢

上有不字。無矣。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所以稱行者。在禮也。增夫

音扶。行也。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

者慈焉。賤者惠焉。惠亦賜也。言行禮如此五者。則可為人之行也。增長竹丈反。弟大計

反。賜予其宮室。猶用慶賞於國家也。忿怒其臣妾。猶

用刑罰於萬民也。宮室。妻子也。此明能治家。增予音與。君子之

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面

謂以顏色慰悅之。不欲施小惠也。故易家人曰：有嚴君焉，勿彊，不欲使其愧也。此語出曾子。增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古屋禮

鬲曰：勿彊，學記所謂道而弗牽也。○彊其兩友。禮以順人心為本，故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者也。

禮記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增背字舊作皆，後人私改者也。

今據宋本元本改之。背禮者也。猶言背禮者耶。檀弓曰：將軍文子之子，其庶幾乎於禮者之禮也。其動

也中。○亾音無。背音佩。禮之大凡事生飾驩也。送死飾哀也。軍

旅飾威也。增不可太質，故為之飾。親親故故庸庸勞勞，

仁之殺也。庸，功也。庸庸勞勞，謂稱其功勞以報有功勞者，殺差等也。皆仁恩之差也。殺所介反。

增禮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貴貴尊尊，尊賢賢老老。周禮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勞。

長長義之倫也。倫，理也。此五者，非仁恩，皆出於義之

○長竹。行之得其節，禮之序也。行仁義得其節，則是

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仁愛也。故親義理也。故行禮節也。

故成。非仁不親，非義不行。雖有仁，有里，義有門。里與

謂禮也。里，所以安居。門，所以出入也。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

門而由之，非義也。虛讀為居，聲之誤也。仁非其里，義

桃源藏曰：禮當作仁，或云：虛當作處，下文云：處仁以義。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雖

在推恩而不得其理，則不成仁。謂遂理而不敢不成

義，雖得其理而不敢行，則不成義。義審節而不知不

成禮雖能明審節制而不知其意也知或為和而

不發不成樂雖和順積中而英華不發於外無以播八音則不成樂也故曰仁義

禮樂其致一也言四者雖殊同歸於得中故君子處

仁以義然後仁也仁而能斷增致猶極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

雖能斷而不違禮然後為義制禮反本成末然後禮也

謂禮節謂以仁義為本終成於禮節也增本謂治國

齊之三者皆通然後道也通明三者貨財曰賻輿馬

曰賻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含此與公羊穀梁

明器琴瑟笙竿之屬何休曰此皆春秋之制也賻猶

覆也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

死者之禮也知生則賻賻知死則賻賻所以佐生也

贈襚所以送死也增送猶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

悲哀非禮也皆謂葬時增在牀曰尸在棺曰柩蓋未

踰年而歸惠公仲子之賻春秋非之故吉行五十犇喪百里賻贈及事

禮之大也既說弔贈及事因明犇喪亦宜行遠也禮

字禮者政之輓也如輓車然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

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

福不能除患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上卿於周若冢宰

之而授天子深戒之也言天下安危所繫其憂甚遠

長問何以治之能為天下除患則百福歸之不能則

韓詩外傳
上卿作大
宗

韓詩外傳
中卿作大
史。

反為賊害。策。編竹為之。後易之。以玉為也。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

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讀為捷。速也。中卿若宗伯也。

增先悉薦反。下同。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

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增後胡患至

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也。二

策。第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下卿

冠也。慶者雖在堂。弔者已在門。言相襲之速。閭門也。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言同

出入也。賈誼曰。憂喜聚門。增老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亦此意。豫哉豫

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也。三策。第禹見耕者

韓詩外傳
下卿作大
祝。

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兩人共耕曰耦。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故下之也。增家語云。如在輿。遇三人

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

久也。○耦。吾口。殺犬蚤。朝大晚。非禮也。殺。謂田獵禽

反。下。退嫁。反。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

車。蚤。謂下先上也。又曰。朝辨色始入。殺太蚤。為陵犯

也。朝太晚。為懈弛也。或曰。禮記曰。獺祭魚。然後虞人

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先於此為蚤也。又曰。田不

以禮。是暴天物也。增殺恐祭誤。禮記曰。祭祀不祈。不

直遙。治民不以禮。動斯陷矣。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

至地曰稽顙。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禮大夫

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臣也。所以辟君也。辟讀為避

是也。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族人雖七十不

敢先。一命公侯之士，再命大夫，三命卿也。鄭註禮記曰：此皆鄉飲酒時。齒謂以年次坐若立也。禮記

曰：三命不齒，族人雖七十者不敢先。言不唯不與少者齒，老者亦不敢先也。增周禮黨正職作一命齒于

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據此考之。齒於鄉，交于鄉人以齒列也，非特鄉飲酒之時也。上大

夫中大夫，下大夫。此覆一命再命三命也。一命雖公

也。吉事尚尊，喪事尚親。吉事朝廷列位也，喪事以親

為序。增吉事謂祭祀也。古者五禮以祭事為吉禮。尚尊文王世子所謂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是也。尚尊舊

作上尊。今據宋本元本改之。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

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驩，少者以長，老者以養，不得

得聖人之禮法，驩與歡同。增富國篇無君臣不得不

尊六字。夫婦作男女。驩作歡。○少詩照及長竹丈及

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聘問也，享獻也，私覲私見也。

使大夫出以珪璋聘，所以相問也。聘享奉束帛加璧

享，所以有獻也。享畢，賓奉束帛以請覲，所以私見也。

聘享以賓禮見，私覲以臣禮見。故曰私見。鄭注儀禮

云：亨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意也。增覲徒歷反。見

賢遍言語之美。穆穆皇皇。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皇正

穆穆容儀謹敬也。皆由言語之美。所以威儀脩飾。或

曰：穆穆美也。皇皇有光儀也。詩曰：皇皇者華。增此與

賓客言朝廷之美。濟濟鎗鎗。鎗與踰同。濟濟多士貌

之狀也。踰踰謂出入進退之儀也。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

少儀鎗鎗作踰踰曲禮作踰踰

喪大記載
之下一節
同。

喪大記曰
若君食之
則食之。大
夫之友
食之則食
之矣。

衛侯之弟鮒怒。謂若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

於士一問一臨。增三息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臣之

家。之往也。禮記曰。諸侯非問疾弔喪。既葬。君若父之

友食之。則食矣。不辟梁肉。有酒醴則辭。鄭云。尊者之

變於顏色。亦不可也。增食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

禮也。謂制度精麤。設宴也。增設當作燕。字似易之咸

見夫婦。易咸卦。艮下兌上。艮為少男。兌為夫婦之道。

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易說卦曰。有天地然

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以夫婦為本。增本注說卦。當作序卦。今見周易序

卦傳。文咸感也。以高下下。增艮為山。兌為澤。○高以

男下女。柔上而剛下。陽唱陰和。聘士之義。親迎之道。

重始也。聘士。謂若安車束帛。重其禮禮者人之所履

也。增所履失所履。則顛蹙陷溺。所失微而其為亂大

者。禮也。增禮記曰。君子慎始。差若禮之於正國家也。

如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增權。稱故

人無禮不生。增詩曰。人而無事無禮不成。增事。謂國

家無禮不寧。增安上治民和樂之聲。此言珩珮之聲

樂當作鸞。字誤步中武象。趨中韶護。珩玉之聲。緩則

宋本則作必。

宋本後作后。

韶護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薺行以肆夏是其類也或曰此和樂謂在車和鸞之聲步驟之節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君子在位者也增中陟仲反日既服習容觀玉聲聽律謂聽珮聲使中音律也言威儀如此乃可為士士者脩立之名也霜降

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此蓋誤耳當為冰泮逆女妻迨冰未泮殺減也內謂妾御也十日一御即殺內之義冰泮逆女謂發生之時合男女也霜降殺內謂閉藏之時禁嗜欲也月令在十一月此云霜降荀卿與呂氏所傳聞異也鄭云歸妻謂請期也水未泮正月以前二月可以成昏禮故云冰泮逆女殺所介反增霜降逆女者家語本命解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是也冰泮殺內者呂子上農篇云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農不出御謂急農事皆野處也十日一御者為之也本注所說已失正文意又坐視膝立失詩義失詩義者不關荀卿書故不辨之

視足應對言語視面儀禮士相見云子視父則遊目則視足坐則視膝鄭云無上於面無下於帶若不言立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

十六三丈六尺蓋臣於君前視也近視六尺自此而立視五雋彼在車上故與此不同也增而大舊作而六是據三十六字私改之者也今據宋本元本孫鑛

本標注文貌情用相為內外表裏文謂禮物貌謂威儀情謂中誠用謂

也增此當從禮論篇注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也增此當從禮論篇注

慮增索色禮者本末相順終始相應禮者以財物為用禮論篇下臣事君以貨

禮論篇貌作理元本思作

謂舉賢也。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易小畜卦初九之辭復返

從道何其咎。春秋賢穆公以為能變也。公羊傳曰秦伯

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穆公也。何賢乎

穆公以為能變也。謂前不用蹇叔百里之言敗於崤

函而自變悔作秦士有妒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妒臣

則賢人不至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妒。掩閉公

暗昧也。○妒丹故反。奉妒昧者謂之交譎。交通於譎詐之

為狡。交譎之人妒昧之臣國之蔑孽也。蔑與穢同孽妖孽言

終為國之災害也。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

能行之國器也。如器物雖不言而有行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

宋本妖作祇下同。

標注本田上有使字。

宋本大作太。

宋本導作道。

用也。國賴其言。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

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不富無以養民情。衣食足

不教無以理民性。人性惡故須教。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

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宅居處也百畝一夫田

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畝之

田無失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增家猶言每家

也。立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以導之也。詩曰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禮記曰六禮冠昏喪

義也。禮記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

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導謂教導之也。十或為

七。增在國中謂大學在鄉黨之謂庠在郊遂之謂

宋本釋作式。

宋本俊作俊。

宋本以作用。

也。十字或為七為是。禮記曰。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詩。小雅。縣蠻卒章。○飲於鳩反。食祥吏。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哭比干

之墓。天下鄉善矣。表。築旌也。言武王好善。天下鄉之。孔安國曰。商容。殷之賢人。紂所貶。

退也。增。鄉。許亮反。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俊士。每世皆有。

賢人。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亾人好獨。以喻雖有賢俊不能

用也。所以迷。由於不問路。溺。由於不問遂。亾。由於好獨。遂。謂徑隧。水中可涉之徑也。獨。謂自用其計也。增。

好呼。報反。詩曰。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言博問也。詩。大雅。板之篇。毛云。芻蕘。薪者也。鄭云。服。事也。我之所言。乃今之急事。汝無笑也。增。

芻側愚反。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皆類於法而舉之也。

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

也。其理雖異。其守則一。謂若為善不同。同歸於理之類也。慶賞刑罰。通類而後

應。通明於類。然後百姓應之。謂賞必賞功。罰必罰罪。不失其類也。增。應。猶當也。本注百姓二字似衍。

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順人心。然後可行。增。順。謂順類也。八十者。一

子不事。九十者。舉家不事。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

事。父母之喪。三年不事。齊衰大功。三月不事。從諸侯

不。不當為來。謂從他國來。或君之入。入。祭地。增。齊音咨。衰七雷反。與新有昏。暮不事。

古者有喪。昏皆不事。所以重其哀戚。與嗣續也。事。謂力役也。增。不事。謂不從政也。禮記曰。八十者。一子不

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

宋本齊作齊。

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替音基。子謂子家駒。增續

然大夫不如晏子。子孔子謂言也。子家駒。魯公子慶也。續然。補續君之過。不能與功用。故晏子功用之臣

也。不如晏子也。增續然。繼緒從公貌。子產惠也。子產惠

也。不如子產。雖有功用。不如子產之思惠也。子產惠

人也。增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不如管仲。雖

恩惠不如管仲之才略也。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

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野人也。增禮記曰。敬而不

不全用仁義也。增知音智。野人也。不中禮謂之野。不

可以為天子大夫。仁義故不可為王者佐。增此獨論

管仲耳。不及於四子。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

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以正色攻去

言也。增齊宣王名辟疆。陳敬仲之後也。孟子曰。大人

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

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三息暫反。公行子之之燕。孟子曰。公行子有

趙岐云。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增之之上。遇會元

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言不求遠大也。志卑

者。輕物。物事。增輕牽。輕物者。不求助。以自輔。苟不求

助。何能舉。既無輔助。必不勝任。氏羌之虜也。謂見不

憂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壘。讀為累。氏羌之俗。死

而憂不焚。是愚也。呂氏春秋曰。憂其死而不焚。增列

子曰。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

之。燻則煙上。謂登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為之。幾

為知計哉。靡披靡也。利夫秋豪之細。其害遂披靡。而

羌之虜何異。幾辭也。或曰。幾讀為。今夫匹箴者。終日

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日益明也。眸而見之也。心之

於慮亦然。眸謂以眸審視之也。言心於思慮。亦當反

同。眸。匹。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

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克亦勝也。

反。下同。好。呼。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

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

漢蕭望之傳堯舜作堯一字桀紂作桀一字民之欲利作民欲利之心民之好義作民好義之心

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直治

反。重直。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

得喪。皆謂言財貨也。士不通財貨。不得買遷如商賈

也。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錯

也。質讀為贄。孟子曰。出疆必載質。蓋古字通耳。置贄

謂執贄而置於君。士相見禮曰。士大夫奠贄於君。再

拜稽首。禮記曰。畜馬乘者。不察於雞豚。或曰。置質猶

言委質也。言凡委質為人臣。則不得與下爭利。錯

七路反。冢卿不脩幣。大夫不為場園。幣謂不脩財幣

販息之也。治稼穡曰場。樹蔬菜曰園。謂若公儀子不

奪園夫工女之利也。增場亦樹菜蔬地。當春夏生垣

宋本財貨作貨財孫鑛本同

管子地員篇注

卷之九

五

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

故民不因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竄容也謂容集其手而力作也增樂

音洛施始鼓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

則案無誅已並解在仲尼篇言周公終王業猶不得無誅伐至成康然後刑措也重引此者

明不與民爭利則刑罰省也增文王以下自一章不與上文同本注非案語助○卒遵聿反多積

財而羞無有羞貧重民任而誅不能使民不能勝任而復誅之增鄭玄以

任訓賦稅見禮記檀弓篇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增

下孟反上好羞則民間節矣好羞貧而事奢侈則民間自脩節也增差當作

義字似而誤也言上好義則人人自脩其行聞謂入之所不見也○好呼報反下同上好富則

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衢道增衢道之所枝分也亂上疑脫治字○衢其俱

反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

背矣忍恥不顧廉恥傾絕謂傾身絕命而求也分背如人分背而行增傾絕矣三字忍行○背音佩

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湯旱而禱曰政

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疾苦增與音

符反官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榮盛增請

也婦謁盛謂婦言是用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

雨至斯極也貨賄必以物苞裹故總謂之苞苴興起也鄭注禮記曰苞苴裹魚肉者或以葦

或以茅增說苑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

元本無則字

宋本爵祿作祿爵

民也。增無主乃亂。故立君。○為于偽反。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

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差。謂制等級也。增差

楚宜。主道知人。臣道知事。人。謂賢良。事。謂職守。故舜之治天下。

不以事詔而萬物成。不以事詔告。但委任而已。謂若使禹治水。不告治水之方略。

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工賈亦然。增詳于解蔽篇。○賈音古。

以賢易不肖。不待上而後知吉。以治伐亂。不待戰而

後知克。無人禦敵。故知必克。增謂先知也。○治直吏反。齊人欲伐魯。忘下莊

子。不敢過下。下。魯邑。莊子。下邑大夫。有勇者。增下皮彦反。晉人欲伐衛。畏

子路。不敢過蒲。蒲。衛邑。子路蒲宰。杜元凱云。蒲邑在長垣縣西南。不知而問

堯舜。好問者。則無不知。故可比聖人也。增有不無有

而求天府。知無而求之。是有天府之富。增無道藝。先則可求于天府。蓋謂就賢者而學經也。

王之道。則堯舜已。問先王之道。則可為堯舜。增堯舜雖沒。其道猶存。是與堯舜存同。

六貳之博。則天府已。求財於六貳之博。得之不窮。故曰天府。天府。天之府藏。言六貳

之博。可以得貨財。先王之道。可以為堯舜。故以喻焉。

六貳之博。即六博也。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增下文曰。學問

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仍案六貳當六經。設夫苟

卿說。王道者也。豈以六博求財哉。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如蟬蛻也。幡與

翻同。增蛻音。故其行効。其立効。其坐効。其置顏色。出

辭氣効。効。放也。置。措也。言造次皆無留善。有善即行。學而不捨也。增出尺類反。無留善。無留滯也。

宋本韓本先上有曰字

宋本効作效通

標注本隘
作陝。

無宿問。

當時即問。不俟經宿。

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

非

之難。行之惟艱。故善行之者。事究其難。增盡津忍反。

君子立志如窮。

似不能。雖

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

至尊至貴。對之唯。故曰如窮也。

君子隘。

窮而不失。

不失道而隕獲。增隘與隕。同。孟子曰。隕窮而不憫。

勞倦而不苟。

不

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

尸子。子夏曰。君子漸於。飢寒而志不僻。鏻於五

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席。蓋昔所踐履之言。此細亦當讀為昔。或曰。細席。講論之席。臨難

不忘。素所講習忠義之言。漢書王吉諫。昌邑王曰。廣厦之下。細旃之上。

增難乃且反。歲不寒無

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

無有一日不懷

道所謂造次必於是也。

雨小。漢故潛。

未詳。或曰。爾雅云。漢為潛。李巡曰。漢水溢流為潛。今

家本夫作
人。元本洽
作治。標注
本而作者。

云。雨小。漢故潛。言漢者本因雨小水濫觴而夫盡小。成。至其盛也。乃溢為潛矣。言自小至大者也。

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聲聞遠。

色澤洽。謂

德潤身。行下孟反。增夫音。扶。盡小津忍反。聞音問。

小人不誠於內而求之於

外。言而不稱師。謂之畔。

畔者。倍之半也。增畔與叛同。

敎而不稱師。

謂之倍。

敎入不稱師。其罪重。故謂之倍。倍者反逆之名也。增倍蒲晦反。

倍畔之人。明

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

增呂氏春秋曰。君

稱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

於朝。君子不與交友。不足於行者。說過。

言說太過。故

增行下。孟反。

不足於信者。誠言。

數欲誠實其言。故信不能。副。君子所以貴行不貴言。

也。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春秋魯桓公三年齊

侯衛侯胥命于蒲。公羊傳曰。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又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

長。言其一心而相信。則不在盟誓也。增詩。小雅巧言之篇。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

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也。皆言與理冥會者。至於無言說者也。

相謂為人贊相也。增心同舊作同心。今據宋本。元本韓本孫鑛本標注本改之。○相息亮反。曾子

曰。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發言使人可聞。不詐妄也。立行使人可見。不苟

為。斯為孝子也。增行下孟及下同。言為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為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

孝子之道也。說皆讀為悅。近親遠附。曾子行。晏子從

於郊。增從。家語晏子說。死共作送。此蓋誤。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

人贈人以財。增庶人。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

以言。假於君子。謙辭也。晏子先於孔子。曾子之父。猶為孔子弟子。此云送曾子。豈好事者為之歟。

乘輿之輪。大山之木也。示諸櫜。枯三月五月為櫜。菜

敝而不反其常。皆言車之材也。示讀為真。櫜。枯。矯。揉

月也。櫜。菜。未詳。或曰。菜。讀為菑。謂較與輻也。言矯。揉

直木為牙。至於較輻皆敝。而規曲不反其初。所謂三

材不失職也。周禮考工記曰。望其較。欲其眼也。進而

砥之。欲其櫜之廉也。鄭云。櫜。冒較之革也。革急則裏

木廉。隅。見考工記。又曰。察其菑。蚤不齟。則輪雖弊不

匡。鄭云。菑。謂輻入較中者。蚤。讀為爪。爪。謂輻入牙中

者也。匡。刺也。晏子春秋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良匠

採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增五月疑衍文。

宋本大作太

家語蘭芷
藁本作蘭
本三年。蜜
醴作度醴。
一佩作匹
馬。晏子說
苑同。

儔采當作儔革。字似而誤。○君子之隱括不可不謹

也。慎之。為移其性。蘭芷藁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雖

香草。然以浸於甘醴。一玉佩方可易質之。言所漸者

美。而加貴也。佩或為倍。謂其一倍也。漸。浸也。子廉反。

此語與晏子春秋。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雖正

不同。增。莖昌改反。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直之

君。其所漸。深。如香之於酒。則讒邪可得而入。言甘醴

變香草之性。甘言變正君之性。或為美。或為惡。皆在

其所漸。深也。增。香酒。美酒也。以比賢者。君子之所漸

而與之。通。可讒而得也。猶言可得讒耶。君子之所漸

不可不慎也。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增。玉

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增。

衛風淇澳之篇。毛萇曰。治骨曰切。象曰磋。和之璧。井

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為天子寶。和之璧。楚人卞和所

厥也。未詳。或曰。厥。石也。晏子春秋。作井里之困也。增。

謝庸曰。案厥。同。厥。說文。厥。門。柶也。柶。門。柶也。荀子以

厥為。厥。晏子以。困為。柶。皆。謂。門。限。愛。曰。子。字。恐。下。誤。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

學。服。禮。義。為。天。下。列。士。增。家語曰。端木賜。字子貢。衛

路。又曰。性鄙而不達於變。通。○贛與貢同。被皮義反。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

府也。言所得多。增。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

日益矣。未曾學問。不敢立為論議。所謂不知為不知

此語出曾子。增。大戴禮曾子制言。多知而無親。博學

博而無師法也。增多知謂多所知也。無親無親友也。好多而無定謂日變所好也。不與謂不與為友也。○好呼。少不諷壯不論議雖可未成也。書也。言不學雖

有善質未為成人也。增少內則所謂十有三年學樂誦詩是也。壯謂三十也。○少詩照反。諷方鳳反。君

子壹放弟子壹學亟成。壹專一也。亟急也。己力反。君子進則能益

上之譽而損下之憂。損進也。不能而居之誣也。無益而

厚受之竊也。誣君竊位。增居之居位也。○誣音無。學者非必為

仕而仕者必如學。如往。增如猶於也。呂子曰。人之困

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為于偽反。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

矣。願息事君。息休。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詩商頌那之篇。增毛萇曰。恪敬也。○焉於虔反。下焉下並

同。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詩大雅既醉之篇。毛云。匱無有匱竭之時。故

天長賜以善也。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

息哉。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言文王先立禮法於其妻。以至於兄弟。然

後治于家邦。言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

友所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亦既醉之篇。毛云。言

相攝佐者。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

韓詩外傳
作妻子好
合。如鼓瑟
琴。兄弟既
翕。和樂且
耽。
韓詩外傳
無此一條。

韓詩外傳
作夙夜匪
懈。以事一
人。

家語作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元本臯作

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詩

風七月之篇。于茅往取茅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屋升屋治其幣漏也。增毛莨曰宵。夜乘升也。鄭玄曰。爾女

也。○綯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墻。臯如也。嶼

如也。臯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墻丘壠。臯當為宰。宰豕

謂土填塞也。臯謂隔絕於上。列子作宰如墳如。張湛注云。見其墳壤。臯異。則知息之有所也。增家語曰。自

望其廣。則臯如也。視其高。則墳如也。察其從。則隔如也。王肅曰。臯高貌也。墻而高豕是也。揚倬為宰非。○

臯與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增休息

隔同。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好色謂關

女也。盈其欲。謂好仇寤寐思服也。止禮也。欲雖盈滿而不敢過禮求之。此言好色人所不免。美其不過禮

也。故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

義也。增好呼報反。傳直戀反。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

其誠以禮自防之誠也。比於金石言不變也。其聲可內於宗廟。謂以樂章播入音。奏於宗廟。鄉飲酒禮合

樂。周南關雎。葛覃。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既云用

之邦國。是其聲可內於宗廟者也。增其聲不。小雅不淫不傷。能得中正。故可內於宗廟。○內音納。小雅不

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雅之人不為驕君所用。自引

而疏也。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小雅多刺幽厲而思文武。言有文。謂不鄙陋。聲有哀。謂哀以思也。國將興必貴師而

重傳貴師而重傳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傳

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有肆意。增重直。人有快則

法度壞。古者匹夫五十而士。禮四十而仕。五十而後

或曰。為卿士也。增五。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

治其教至也。十九而冠。先於臣下一年也。雖人君之

教至然後治事不敢君子也者而好之。增絕其人。

子之質而所好得其人。謂得賢師也。增好之。謂好學

也。其人謂可教之人也。也字當移入下。○好呼報反。

同。其人也而不教不祥。非君子而好之。增絕非其

人也。既無君子之質。又所好非其人。非其人而教之

齎盜糧借賊兵也。若使不善人教非君子。是猶資借

盜賊之兵糧為害滋甚。不如不教

行者言濫過。謙足也。謂行不足也。所以不足其行者

者。過言以文之也。濫過。浮過也。○行下孟反。古之賢人賤為布衣。貧為匹

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

義不受。安取此。豎褐。僮豎之褐。亦短褐也。言賢人雖

副之事乎。增安取此。猶言子夏貧衣如縣鶉。人曰。子

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

吾不復見。增正字通曰。鶉尾特秃。若衣之短結。故凡

鶉音純。復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

扶又反。

元本完作

卷之九 雜錄 十一

之間也。柳下惠魯人。公子展之後。名獲字禽。居於柳下。謚惠季。其伯仲也。後門者。君子守後門。至

賤者。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弊惡。與後門者同時。人尚無疑恠者。言安於貧賤。渾跡而人不知也。非一

之聞。言聞之久矣。增家語曰。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國人

于門下之女也。仍案後門。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蚤與

即不逮門也。○後胡豆反。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蚤與

利。終喪其身也。增喪息浪反。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

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有與

義相有。謂不使喪亡。增杜預曰。有。道不同。何以相有

也。增有舊作友。今均新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

溼。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察其

宋本夫下無者字

宋本著作

友。則可以知人之善惡不疑也。增性惡篇曰。不知其

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夫音扶。焉於虔反。

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取友求善人。不可

言所以成德也。增舊本友下有求字。今宋元二本

皆無。則後私加之者也。故刪之。論語曰。以友輔仁。詩

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詩小雅無

篇。將猶扶進也。將車賤者之事。塵冥冥。蔽人目。明命

無所見。與小人處亦然也。增將與獎同。處昌呂反。

藍其路作。似知而非。未詳其義。或曰。其讀為姐。慢也。

類智而非智。或讀為姐。懦弱易奪。似仁而非。仁者不

何也。才野反。增知音智。懦弱易奪。似勇而非。爭而與

宋本懦作

便

好呼報反。鬪都豆反。

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

卷之九

卷之九

七

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

有者窮。增所謂富潤屋德。潤身也。○辟音譬。故大者不能。小者不為。是

棄國捐身之道也。增捐舊作損。今據宋本元本改之。凡物有乘而來

乘其出者。是其反者也。反復也。出去也。凡乘勢而來。乘勢而去者。皆是物之還反。

也。言善惡皆所自取也。增也。舊作已。今據宋本改之。流言滅之。貨色遠之。禍之

所由生。生自纖纖也。是故君子蚤絕之。流言謂流轉之言不定者。

也。滅亦絕也。凡禍之所由生。自纖纖微細。故君子早絕其萌。此語亦出曾子。增流言不知其所由來之言也。蓋流言多譖。故絕之。舊本由生下。

有也字。今據元本除之。○遠于願反。言之信者在

乎區蓋之間。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器皿之間。言有分限不流溢。

也。器名區者。與丘同義。漢書儒林傳。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丘與區同也。

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重引此兩句以明之。知者明於事。達於

數。不可以不誠事也。誠忠誠言。不可以虛。故曰君子。安事智者。增知音智。

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說並音悅。增說說。說音悅。不說音悅。語曰。流

丸止於甌。與流言止於智者。甌與皆瓦器也。楊子方。言云。陳魏楚宋之間。謂

甌為甌。甌與。謂地之坳坎。如甌與者也。或曰。甌與。甌下之地。史記曰。甌窶滿溝。汗耶滿車。裴駟云。歐窶。傾

側之地。汗耶。下地也。耶與與聲相近。蓋同也。窶力侯反。汗烏孤反。增呂氏春秋曰。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

者止。與此意同。○甌音謳。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惡儒者也。家言謂偏見自

成一家之言。若宋墨者。增惡鳥路反。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

宋本智作知

宋本無禍之二字

物參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惡言死焉。參驗之至。則流

鄭康成云。死之言漸。漸猶消盡也。增韓子曰。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與此死同。○度待洛反。會子

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奧之。泔與

烹和之名。未詳其說。增泔謂以潘水漬之也。會子泣

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會子自傷不知。以

涕深自引過。謝門人曰。吾豈有異心。故欲傷人哉。乃

所不知也。言此者。以譏時人飾非自是。恥言不知。與

會子異也。增傷其聞之。無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長

遇當也。言己才藝有所短。宜自審其分。不

宋本僻作
辟元本
禮作

可。彊欲當人所長而辨爭也。增長如字。故塞而避

所短。移而從所仕。疏知而不法。察辯而操僻。勇果而

亾禮。君子之所憎惡也。塞掩也。移就也。仕與事同事。

能也。疏通也。察辯而操僻。謂聰察其辯。所操之事邪

僻也。操七刀反。增察辯。謂察察之辯。操志操也。○塞

悉則反。操如字。亾。多言而類聖人也。應萬變。故多類

音無。惡鳥路反。謂皆當其類而

無。乘越。此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流

增類。謂類于法度。詰然雖辯。小人也。詰當為洵。非十二子篇有此語。此

多言。今據宋本韓本改之。或曰。當為楷也。增多少舊作

詰與哲同。哲然。智慧貌。國法禁拾遺。惡民之串。以

無分得也。串。習也。古患反。增惡鳥

而浴。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增舊本有下有夫子

直吏。天下之人。雖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特

元本以無
作無以

元本少言
下有言字

人殊意。予讀為與。增雖舊作唯。今據元本改之。予猶許也。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

予師曠。言治者。予三王。易牙。齊桓公宰夫。知味者。師曠。晉平公樂師。知音者。增謂

人共許也。三王既已定法度。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

改自作。何以異於變易牙之和。更師曠之律。無三王

之法。天下不待亾。國不待死。言不暇有所待而死亾。速之甚也。更工衡反。增

有讀為又之法。舊作之。飲而不食者。蟬也。不飲不食

者。蜉蝣也。既飲且食。必須求先王法略為治。不得苟

且如蜉蝣。蜉蝣。渠略。朝生夕死。蟲也。言此者。以喻人

忠而君不用。仲尼顏淵。知而窮於世。增孝已。殷孝宗武丁子。有賢才。

宋本無以字。

宋本蟬作

元本無也字。

其母蚤死。高宗惑後母之言。放之而死。○已音紀。知音智。劫迫於暴國。而無所辟。

之。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而不稱其所短也。辟讀

為避。言賢者不遇時。危行言遜。增已見臣道篇。大惟

有異同。本注舊在則字上。誤。今移之。○長竹丈反。惟

惟而亾者。誹也。惟讀為唯。以癸反。唯唯。聽從貌。常聽

也。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已解於榮辱

同。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為可用。不能

使人必用。己。脩德在己。所遇在命。增已見非十二子篇。○已音紀。誥誓不及五

帝。誥誓。以言辭相戒約也。禮記曰。約信曰誓。又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盟詛不及三王。

洫。牲曰盟。謂殺牲歃血。告神以明約也。增杜預曰。詛。以禍福之言相要。○詛。莊據反。交質子。不

及五伯。此言後世德義不足。雖要約轉深。猶不能固也。伯讀曰霸。穀梁傳亦有此語。增質陟利反。

荀子卷第十九 終

荀子卷第二十八

上州山世璠正編

唐虢州楊倞注 日本信州久保愛增注

遠州土屋型重訂

宥坐篇第二十八

此已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記傳雜事。故總推之於末。增

坐才臥反。下同。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

春秋哀公三年。桓宮僖宮災。公羊傳

曰。此皆毀宗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或曰。三桓之祖廟。欹器。傾欹易覆之器。增太宰純說家語曰。韓詩外傳說苑皆云。觀於周廟。有欹器焉。晉杜預傳云。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當以周廟為是。王應麟云。

今說苑作右坐。家語無者字。

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

坐之器。宥與右同。言人君可置於坐右。以為戒也。說苑作坐右。或曰。宥與侑同。勸也。文子曰。三皇

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注云。欵器也。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

欵。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增家語注上有

試字。弟子挹水而注之。酌。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欵。孔

子喟然而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增吁。歎辭也。○喟。苦位反。

淮南子子路作子貢。家語聖知作廢。無作振。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

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

撫。掩也。猶言蓋世矣。增知音智。被皮義反。撫音撫。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

謂挹而損之之道也。挹亦退也。挹而損之。猶言損之又損。孔子為魯攝

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為司寇而攝相也。朝謂聽朝。攝行相事。又曰。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

之于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比此加詳。○相息亮反。朝直遙反。少。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

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聞人。謂有名為人所聞。知者也。始誅。先誅之也。

增夫少音扶。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增語魚音預。人有惡者五

而盜竊不與焉。增與音預。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

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心達而險。

謂心通達於事而凶險也。辟。讀為僻。醜。謂怪異。此五

之事。澤。有潤澤也。增險。不平也。○行。下孟反。

家語通作逆。說苑作辨。尹文子記醜作醜。記說苑作志。愚。

管子偽作
詭記醜作
術非非作
惡

禮記辟作
偽記醜作

學非
宋本舊作

強
說苑尹諸

作蠟沐
元本止作

正家語同
說苑作此

家語仕作
士付里乙

作付乙鄧
亦史付作

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

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眾疆足

以及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誅也營讀為

惑眾也疆剛愎也反是以非為是也獨立是以湯誅

尹諸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增管叔家語作管蔡

名管叔名鮮文王子武王弟周公兄也蔡叔名度周

公弟也愛曰尚書云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

乃致辟管叔于商內蔡叔于鄆林以車七乘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甲乙

子產誅鄧析史付韓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

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

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設

史何說苑
付里乙作

史附里子
無史付亭

之以為首誅周公從魯聞急傅而問之曰二子賢者

也今日饗國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

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

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

勸禁也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者非爵祿則刑罰也

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為君乎是以誅之尹諸

潘止付里乙史付事跡並未聞也增太公此七子者

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

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詩邶風柏舟之篇悄悄憂貌愠

宋本別下
有也字

宋本悅作

說

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猶別

決也謂不辨別其子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

不悅曰是老也欺予將不得為寡君老猶翁也

詩子孫聞之

春秋傳曰使圍

猶翁也

曲禮曰自稱曰老夫。豈。語。子。曰。為。國。家。必。以。孝。增語

反。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增冉子名

時。為。季。孔子。慨。然。歎。曰。增慨歎貌。○嗚。呼。增歎上。失。

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增

語。作。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三。軍。大。

敗。不。可。斬。也。獄。狂。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增

不。治。謂。法。令。不。當。也。狂。亦。獄。也。詩。曰。宜。奸。宜。獄。獄。字。

從。二。犬。象。所。以。守。者。狂。胡。地。野。犬。亦。善。守。獄。故。獄。謂。

之。狂。也。增狂。音。岸。字。慢。令。謹。誅。賊。也。增慢。與。慢。同。謹。嚴。

今。有。時。斂。也。無。時。暴。也。增言。生。物。有。時。而。賦。斂。無。時。是。

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

已。止。即。就。增已。當。作。己。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

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增書。康。誥。言。周。公。命。康。叔。使。

之。心。不。使。任。其。喜。怒。也。維。刑。殺。皆。以。義。猶。自。謂。未。有。

使。人。可。順。守。之。事。故。有。抵。犯。者。自。責。其。教。之。不。至。也。

增家。語。予。作。汝。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增服。行。

心。二。字。似。是。若。不。可。增言。不。尚。賢。以。暴。之。增暴。當。作。暴。

然。後。教。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增暴。極。也。謂。優。寵。

黜。削。單。或。為。憚。增單。或。為。暴。二。年。而。百。姓。往。矣。增百。姓。

極。不。過。三。年。也。移。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

家語往作
正
家語俟作
待

元本今作
今

宋本獄作
訟

矣。百姓既往然後誅其奸邪。增邪似嗟反。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

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庠，卑民不迷。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氏，本

也。庠，讀為毗。輔也。卑，讀為俾。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

謂也。厲，抗也。試，亦用也。但抗其威而不用也。錯，今之置也。如置物於地不動也。增錯七路反。

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

制之。增制當作刑。字似而誤。家語墮作陷。是也。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增邪不勝猶言不勝。邪。○勝音升。

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

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岸，崖也。負，重也。任，負也。陵，遲也。言丘陵之勢漸漫也。王肅云：陵遲，陂也。也。

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

家語岸作
眼虛作空
也作者其
下有何哉
峻故也五
字任負作

重載。登作

仞之山而登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增馮音馮。今夫世之

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增夫音扶。詩曰：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潛焉出涕。

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言失其砥矢之道，所以陵遲，哀其法度墮壞也。增今詩眷焉作瞻。

言舊本潛焉作潛然。今據宋本改。毛萇曰：瞻，反顧也。潛，涕下貌。詩曰：瞻彼日月，悠

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增詩：邶風雄雉之篇。子曰：毛萇曰：瞻，視也。

伊誓首不其有來乎。增誓首，恭敬之至。有所不來者，為化。使下人誓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增伊發語辭。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

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

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徧與諸生謂水能徧生萬

物為其不有其功似上德不德者增夫音扶其流也埤下裾拘

必循其理似義埤讀為卑裾與裾同方也拘讀為鉤

卑下之理似義者無不循理也說死作其流也卑其

下句倨之也情義分然也增今說死與本注異也其

洗洗乎不涸盡似道洗讀為澆澆水至之貌涸讀為

浩浩無屈盡若有決行之其應伏若聲響其赴百仞

之谷不懼似勇決行決之使行也伏與逸同奔逸也

於赴難也增響舊作主量必平似法主讀為注量謂

嚮今據宋本改之增家語作至量必平是也○量力讓反均盈不

求概似正概平斗解之木也考工記曰概而不稅言

刑法淖約微達似察淖當為綿約弱也綿約柔弱也

似察者之見細微也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言

說死作綿弱微達物出入於水則必鮮絜似善化者之使人去惡就其

美也說死作不清以入鮮絜以出也增絜與潔同其

萬折也必東似志折絜曲也雖東西南北千萬絜折

奪者說死作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孔子曰吾有

其折必東也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之

吾恥之無才藝以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

無舊言吾鄙之舊言平生之言卒倉與小人處者吾

家語淖作 綿說死作 綿弱 大戴禮苞 裏不清以 入鮮潔以 出 說死似志 作似意 元本無吾 有鄙也四 字 宋本彊作 強

孫鑛本脫作眺

殆之也。增處昌呂反孔子曰。如埴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

吾已矣。增已亦止也。埴音經。今學會未如耽贅。則具然欲為

人師。具然自滿足之貌也。增曾則登反。贅之端反。

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糗。

糗與糝同。蘇覽反。增家語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

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

弟子皆右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為善者。

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

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隱。謂窮約。增家語隱作窮。似是。○累

宋本汝作女。耶作邪。下同。

力軌反。行下。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增語魚汝以知

元本關作干。

者為必用耶。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增比干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

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剝視其心。

汝以忠者為必用耶。關龍逢不見刑乎。增關龍逢夏桀時汝以諫者為必用

宋本伍作吳。非。

耶。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增車裂也。姑蘇吳都名。增舊本諫上有為

元本遇下。有下皆無者字。

字。今據宋本除之。子胥死在春秋哀公十一年。○磔陟格反。夫遇不遇者。時也。賢

元本在下。無也字。

不肖者材也。增夫音扶下同。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

宋本夫上有且字。

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何獨丘也哉。夫芷蘭生於

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

君子之學。非為通

千勸學篇

止字解。君子之學。非為通

家語正作芝。

也。不為永通。增為于。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

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皆為樂天知命。增夫賢不肖

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為善不為善在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

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

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

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增語魚。昔晉公子重耳霸心。

生於曹。重耳。晉文公名。以過曹。曹共公聞其駢脅。使

其裸浴。薄而觀之。公因此激怒而霸心生也。增重直。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謂以甲盾五千樓

龍反。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王句踐以甲楯五千保

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後越反伐吳而滅之。遂霸諸

侯。詳見春秋左氏傳及國語。會稽山名。○句古侯反。會古外反。齊桓公小白霸心生

於莒。小白。齊桓公名。齊亂奔莒。蓋亦為所不禮。增桓

公無不見禮之事。為襄公立志也。本注所不字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佚與逸同。謂奔竄也。

家語作常逸者。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乎哉。增思息吏反。

桑落。九月時也。夫子當時益暴。露居此樹之下。子貢增舊本無乎哉二字。今據宋本補之。○女音汝。

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

廟之北堂。未既輟。還復瞻九蓋。被皆繼。被有說耶。匠

過絕耶。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當為北。傳寫誤

耳。被皆當為被。蓋音盍。尸扇也。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也。子貢問北蓋皆繼。被有說耶。匠

過誤而遂絕之也。家語作北蓋皆斷。王肅云。觀北面

標注本被

元本標注

本繼下有

耶字。宋本

耶作邪。下

之蓋皆斷絕也。增未既舊作吾亦未。九蓋被作被九。蓋今皆據元本改之。既盡也。未盡觀而止也。被有舊作。彼有不合本注。今據宋本改之。○鄉許亮反。孔子還音旋。復扶又反。蓋戶臘反。與闔同。下如字。

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言舊曾說。今則無也。增官致

良工。因麗節文。致極也。官致良工。謂初造太廟之時。官致其良工。工則因隨其木之美麗。

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文也。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非無良材大木不斷絕者。蓋所以貴文飾也。此蓋明夫子之博識也。

子道篇第二十九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弟與悌同。謂自卑如弟也。增

弟。○行下。孟反。下同。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上順。從於君父。出則下篤。愛於卑幼。從

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

言以類接。則儒道畢矣。志安於禮。不妄動也。言發以類。不恠說也。如此則儒者之

道畢矣。增接舊作使。今據元本改之。○夫音扶。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

子所以不從命。有二。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

子不從命。乃衷。衷。善也。謂善發於衷。衷。心矣。增衷讀為忠。從命則親辱。不

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

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從命則陷身於禽獸之行。不從命則使親為脩飾。君

子不從命。是乃敬親。增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

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

宋本矣作也。

元本標注本亦下有未字。宋本嘗作常。家語作尚。

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

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增傳直故勞苦彫萃

而能無失其敬彫傷也萃與頽同雖勞苦災禍患難

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不

以不順於親而見惡也增則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

子不匱此之謂也增詩大雅既醉篇魯哀公問於孔

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

不敢違哀公之意故不對增哀公失其孔子趨出以

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

宋本在下有也字

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為何如增語魚據反子貢

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增

言何有於對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

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增家語作者明王萬乘

過舉王肅曰天子有三公四輔主諫爭以救其過失

也四輔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也增家語

反乘實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增家語

五人孔安國孝經傳曰五人謂天子百乘之家有爭

臣二人則宗廟不毀增家語二人作三人孔安國孝

也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

元本家作

大夫練而牀禮耶。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

汝問之。增為子子貢問曰。練而牀禮耶。孔子曰。非禮

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謂夫子為有所不知乎。增謂

以上文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

其大夫。懼於訕上增子路盛服見孔子。增見賢孔子

曰。由是裾裾何也。裾裾衣服盛貌。昔者江出於岷山

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增李周韓曰。濫謂汎濫。小

如一醖。愛曰昔者二字。家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

不避風則不可涉也。放讀為方。國語曰。方舟設附。韋

家語裾裾作倨。韓疏。詩外傳作疏。宋本岷作岷。家語放舟作放舟。韓

詩外傳作

方舟。方。附也。詩非維下流水多耶。維與唯同。言豈不

宋本維作

畏之耶。言服盛色厲亦然也。說苑作非下眾水今汝

唯注維唯

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充盈。猛由

易地。耶作

畢。又呼其名。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猶若。諄

宋本韓本

丁寧之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增志。音誌。奮於言者

服上有衣

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奮。振於也。色

家語猶若

作自若說

韓詩外傳

作攝如

於顏色有能自有其能。皆於伐之意。增

行下孟反。下同。知音智。下則知既知同。故君子知之

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

不能行之至也。皆在不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

仁。夫惡有不足矣哉。

增夫音扶。惡音烏。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

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也。仁者使人

愛也。子曰。可謂士矣。

士者脩立之稱。增已音紀。

子貢入。子曰。賜。知

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

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

何。知者皆讀為智。

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

明君子矣。

增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

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

樂其為治之意。增樂

音浴。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

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法行篇第三十

禮義謂之法。所以行之。謂之行。行下孟反。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

公輸。魯巧人。名班。雖至巧。繩墨

之外。亦不能加。禮者。衆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

增輸式朱反。衆人皆知禮。可以為法。而不知其義者。曾子曰。無內

人之疏。而外人之親。謂以疏為內。以親為外。家語曰。

不比於親。而比於疏者。不亦遠乎。無身不善。而怨人

無刑已至。而呼天。呼火。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

元本而作無。

家語無君子二字。

家語明作士。

宋本亦反
作以反。

元本雖作

亦遠乎。謂失之遠矣。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反。謂
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離不塞。
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

源水。水之泉源也。雖讀為壅，大其輻，謂壯大其輻也。重大息，嗟嘆之甚也。三者皆言不慎其初，追悔無及也。增逸詩也。說文曰：涓，小流也。家語云：涓涓不壅，終成江河。蓋謂至成江河，欲壅之無益也。穀居輪之中，央而承三十輻者也。以言所承既破，則雖大之無所施也。已敗舊作以敗。今據宋本改之。大息，舊作太息。今據宋本元本改之。○曾子病，曾元持足。增病疾困塞悉則反。重直用反。
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曾元。曾子之子也。坐於足。增語魚據反。志音誌。
夫魚鼈鼃，猶以淵為淺，而堀其中。堀與窟同。增夫音扶。鼃必

宋本鼃作

宋本耶作

宋本無續

列反。鼃太多。鷹鷲猶以山為卑，而巢其上，及其得也。
必以餌。增舊本巢上有增字。今據元本除之。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珉，石之似玉者。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

耶。增為于偽反。夫音扶。下同。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惡音烏。猶言鳥謂此義也。
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鄭康成云：色。纈栗而理，知也。鄭云：貌也。理，有文理也。似智者處事堅固。又有文理。增禮記家語作纈密以栗智也。王肅云：纈密，緻塞貌。○纈之忍反。
堅剛而不屈，義也。似義者剛。直不回也。廉而不剡，行也。

宋本撓作

者。不傷害人。增劇九衛反。行下孟反。折而不撓。勇

也。雖摧折而不撓。屈似瑕適並見情也。增瑕。玉之病也。適。玉之美澤。

調適之處也。瑕適並見。似不匿其情者也。禮記曰。瑕

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增適。讀為璫。呂氏春秋曰。尺

之木。必有節。寸之玉。必有瑕。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

其止輟然辭也。扣與叩同。似有辭辭。言發言則人樂聽之。言畢更無繁辭也。禮記作叩之。

其聲清越以長。故雖有珉之彫彫。不若玉之章章。彫。彫謂彫飾文采也。章。章素質明著也。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

也。詩。秦風小戎之篇。引之喻君。子比德。增鄭玄曰。言我也。曾子曰。同遊而不見

愛者。吾必不仁也。仁者必能使入愛已。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

長也。不長厚。故為人所輕。增長。竹丈反。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

也。廉潔不聞於人。三者在身。曷怨人。當反。怨人者窮。怨天者

無識。無識不知天命也。失諾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增反

也。迂遠也。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

也。南郭惠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為號。莊子有南郭子綦。夫子弟子也。雜。謂賢不肖相雜而至。

增本注弟子。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

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皜枯之側多枉木。

是以雜也。增皜。枯正枉之器。孔子曰。增舊本無此三字。今據宋本韓

之。本補。君子有二怨。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怨

宋本彫彫作雕雕。

元本揚作越。

元本曷作易。

宋本上諸作之。

說死南郭惠子作東

郭子惠

宋本皜作隱。

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怨也。報孝養也。詩曰欲報之德。

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怨也。士明於此三

怨則可以端身矣。孔子曰君子有二思而不可不思

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無門人思其德。

增少詩照反下同。有而不施窮無與也。窮乏之時無所往託增施

始改反。下同。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

則施。

宋本大有也字。

哀公篇第三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

宋本耶作邪。

問何如之耶。增大戴禮家語之上有取字是也。孔子對曰生今之世

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志記識也。服古之服猶若夫子服逢掖之衣。

章甫之冠也。增志訓記識非也。古之服言先王之法服也。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

乎。舍去。此謂古也。增舍音捨下同。鮮息淺反。下同。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絢屨

紳而搢笏者此賢乎。章甫殷冠。王肅云絢謂屨頭有拘飾也。鄭康成云絢之言拘也。

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紳大帶也。搢笏於紳者也。增夫音扶笏音忽。孔子對曰不

必然。夫端衣玄裳統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朝

玄端也。統與冕同。鄭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廣幅是廣袂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

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則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舍人注爾雅云輅車

家語當作

之大者。葷葱薤之屬也。增王肅曰。端衣玄裳。齊服也。愛日。萱物。齊者所禁也。言服其服。則不思食其所禁。

○夫音扶。葷許云反。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禮儀

喪服曰。斬者何。不緝也。衰長六寸。博四寸。三升布為之。鄭注喪服云。上曰衰。下曰裳。當心前有衰。後有負

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也。菅。非也。此言服被於外。亦所以制其心也。增衰七雷反。啜與歎同。

川悅反。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

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

儀。言人之賢愚。觀其儀法有五也。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

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

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色色。謂以己之色。觀彼之色。知

家語大聖作聖人下
同。
不戴禮心
作志無知
字。

其好惡也。論語曰。色斯舉矣。增色色不可讚。家語作心不存。慎終之規。韓詩外傳。作心不能知先王之法。

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為己憂。不知託賢。但自憂而已。增

紀。已音。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交。謂接待於物。皆言不能辨是

非。佞佞失據也。增大戴禮韓詩外傳。止交作止立。是也。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

不知可貴重者。增從物如流。不知所歸。為外物所誘。不能辨貴賤故也。蕩而不返也。

五鑿為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鑿。謂耳目

鼻口及心之竅也。言五鑿雖似於正。而其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是庸愚之人也。一日。五鑿。五情也。莊

子曰。六鑿相攘。司馬彪曰。六情相攘奪。韓詩外傳。作五藏為正也。增今韓詩外傳為正作無政。大戴禮作

為政。作為政者是也。此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

標注本美
作義

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

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率，循也。雖不能盡徧，必循處

津忍反。處，昌呂反。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論語曰：子路有

恐有聞。增故知音智。下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止於

故知知通之知並同。事而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由，從也。謂不從不正之

已矣。行中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

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言固守所見。如受其

他物移易者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

也。皆謂志不可奪。增家如此則可謂士矣。士者，脩立

宋本謂下
有之字。非
家語不德
作不怨。

士。事也。言其善於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君子

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不自以

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

將可及者，君子也。猶然，舒遲之貌。所謂將之在前。忽

貌。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

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

不傷於身。本亦身也。言雖廣大而不傷其身也。所謂

涉仲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富有天下，謂王者之佐也。

而無蘊蓄私財也。家語作無宛。禮記曰：事大積焉而

不宛。古蘊苑通。此因誤為怨字耳。增本注之佐二字

家語云。若
將可越而
終不可及

宋本無可字非

行。布施天下而不病貧。言廣施德澤。慈惠困窮。使家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增施始鼓反。如此則可謂賢人矣。賢者亞聖之名。說文云。賢

多。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

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

性者也。辨別萬物之情性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

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辨情性乃能理是非之取

音捨。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其事謂聖人所理化之事。言辨別萬事如天地之別

也。增。辨讀為禰。明察乎日月。聖人之明。察如日月。摠要萬物於

風雨。摠要猶統領也。風以動之。雨以潤之。言統領萬物如風雨之生成也。增。此一句恐有誤矣。

宋本摠作總

大戴禮然作淡然

繆肫肫其事不可循。繆當為膠。相加之貌。莊子云。膠

雅云。訛訛亂也。言聖人治萬物錯雜。膠膠訛訛然。而眾人不能循其事。訛之閏反。增。繆不必為膠。若

天之嗣。其事不可識。嗣。繼也。言聖人如天之繼嗣。眾人不能識其意。百姓淺

然不識其鄰。鄰。近也。百姓淺見。不能識其所近。況若

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

孔子不對。哀公不問舜德。徒問其冠。故不對也。三問不對。增。三息。哀公

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

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務讀為冒。拘與句同。

曲領也。言雖冠衣拙朴而行仁政也。尚書大傳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鄭康成注云。言在德不在

注文哀公以下十四字。宋本在三問不對下。

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冒覆頂也。句領繞頸也。禮正服方領也。增淮南子曰。古者有蓋而繞領以王天下者矣。注云。蓋頭著兜蓋帽。冒蓋務。古音通用。○好呼報反。惡鳥路反。是以鳳在列樹。麟

在郊野。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

所以不對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

中。長於婦人之手。增長竹。未嘗知哀也。增舊本未上。有寡人二字。

今據元本除之。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

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

足以知之。美大其問。故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

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榑棟。俛見几筵。其

新序知作言非作微

元本焉下有而字下皆同

新序明作且

新序末作門

元本無則字

器存其人。亾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謂祭祀時也。昨

與昨同。榑亦椽也。哀將焉不至。言必君昧爽而擗冠。至也。增俛與俯同。焉於虔反。下同。

昧。闇也。爽。明也。謂初曉。尚暗之時。增冠古亂反。平明而聽朝。增朝。有遙一物

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不至矣。增不

當理也。家語作失理。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

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不至矣。諸

之子孫。謂奔亾至魯而仕者。自平明至日昃。在末庭而脩臣禮。君若思其勞。則勞可知也。以喻哀公亦諸

侯之子孫。不戒懼脩德。亦將有此奔亾之勞也。增日昃。日過中而傾側也。君出魯之四門

以望魯四郊。亾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虛讀為墟。有數蓋焉。猶言

新序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十一

蓋有數焉。倒言之耳。新序作上國之君以此思懼。則

懼將焉不至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

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魯

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紳。大帶也。委。委貌。周

之冠也。章甫。殷冠也。鄭注儀禮云。委。安也。所以安正

容貌。章。表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丈夫也。增。仁當作

入音之。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莊子音義。崔譔云。蹴

誤也。聲相近。字遂誤耳。資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

也。服使然也。資與齊同。苴杖。竹也。苴。謂蒼白。色自死

案。喪服。斬衰。苴杖。齊衰。削杖。不

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

黼衣。黻裳。祭服也。白與黑

齊。不茹葷。非不能味。謂非不能知味也。鄭注周禮司

服云。玄冕者。衣裳刺繡而已。增。黼音甫。黻音弗。如汝

據反。葷。許云反。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為市。竊其有

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好。喜也。言喜於市肆之人

者。亦不能為。為此市井盜竊之事。長者不為市。而販者

不為非也。家語王肅注云。言市肆弗能為廉。好肆則

亦不為市買之事。竊宜為察。察其有益與其無益。以

竊字屬下句。增。折。折閱之折。已見前。竊與察通。莊子

齊。切論竊竊然。音義以為察。察可見。○好呼報反。長

竹丈。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術也。孔子對曰。無

元本君其知之矣。作君子所以知。

宋本無者字。非。

元本君其知之矣。作君子所以知。

取健。無取。誦。未詳。家語作無取。王肅云。謂安

對不謹誠者。或曰。捷給。給。人之口。

作牧說死
作廢人家

語列作曳
入下有干
字

新序寫作
盡

新序銜作
御

顏淵至。趨讀為促。速也。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

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增其舊作則。今據宋本韓本孫

鑛本家語。新序改之。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

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增造七到反。下同。父音甫。下同。

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

馬也。增新序家語是下有以字是也。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

正矣。增上時。尊反。步驟馳騁。朝禮畢矣。銜體。銜與馬體也。步驟。馳騁。朝禮畢

矣。謂調習其馬。或步驟馳騁。蓋朝廷之禮也。增驟仕故反。騁。勅景反。朝直造反。歷險致遠。馬

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增已。止也。定公曰。善。

淮南子咏
作嚼攪作
觸

可得少進乎。定公更請。少進其說。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

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

危者也。增咏陟角反。攫俱縛反。詐側嫁反。

堯問篇第三十二。增舊本無篇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為之奈何。恐天下不歸。故欲致而取之也。

增致來。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

自來。執一。專意也。行微。行細微之事也。言執一如天精專不怠。而天下自歸。不必致也。

地。如天地無變易時也。行微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似於細微。安徐。然而出無怠止之

也。忠誠盛於內。貴於外。形於四海。貴飾也。形見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

宋本耶作邪

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天下其在二隅耶夫有何足

呂氏春秋吳起作李

致也夫物在一隅者則可舉而致之今有道天下盡

字恐如誤

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

喜色

武侯晉大夫畢萬之後文侯之子也吳起進曰

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

增嘗舊作常今據宋本孫

鑽本改之楚

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

莊王名侶

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

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

巫臣楚申邑大夫也增申公亦猶葉公白公偃

也稱

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

新席得作

在中歸之言也中歸與仲虺同湯左相也曰諸侯自

擇韓詩外

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已若

傳得作取

者凶疑謂博聞達識可決疑惑者增今以不穀之不

宋不吉意作

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增幾楚

言韓本同

莊王以憂而君以意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

振寡人之過也

振舉增振伯禽將歸於魯伯禽周公

為魯侯將歸

謂初之國也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

美德乎

將行何不忘志記汝所傳之對曰其為人寬

好自用以慎

寬寬弘也自用好自務其用也此三者

宋本汝作
如下同。

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君子好

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君子好以道德教人，故其民歸道者衆，非謂寬弘也。彼其

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伯禽既無道德，但務寬容，此乃出於善惡無別，汝

何以為美也。孔子曰：寬則得衆，亦謂人愛悅歸之也。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

小也。窶，無禮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諮詢，是乃無禮。驕人而器局小也。書曰：自用則小。尚書大傳曰：

是其好自用也，以斂益之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

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士，謂臣

者。小爭，言委任。增知音智。彼爭者，均者之氣也。汝又美之。好自用，則必不

委任而與之爭事。爭事乃均敵者尚氣之事，非人君之量也。彼其慎也，是其所以

宋本無所
字。

宋本日作
曰。譯本孫
續本同。

淺也。彼伯禽之慎密不廣接士，適所以自使智識淺迫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

士。周公聞之古也。越踰，謂過一日也。增越踰。見士問

曰：無乃不察乎？懼其壅蔽，故問無不聞，即物少至少

至則淺。物事也不見士，則無所聞，無所聞則所知之

問。是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吾語汝。增語魚

我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

周公先成王薨，未宜知成王之吾於天下不賤矣。然

而吾所執贄，公而見者十人。周公自執贄而見者十

君亦執贄，故哀公執贄，請見周豐。鄭注尚書大傳云：十人，公卿之中也。二十人，羣士之中也。百人，羣大夫之

宋本美之
下有乎字

中也。增韓詩外傳曰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人。還贊而相見者二十人。禮臣

則不還贊。敵者不敢當則還之。禮尚往來也。士相見禮曰主人復見之。以其贊曰。歸者吾子辱使某見。請

還贊於將命者。鄭康成云。贊者所執以至也。貌執之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贊以將其厚意也。

士者百有餘人。待之士百餘人也。欲言而請畢車

者千有餘人。謂卑賤之士恐其言之不盡。周公先請其畢辭也。說苑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執贊而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

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千人。朝者萬人。增本注十二人上。舊有十人所見者五字。今據本書除之。於是吾僅得三士焉。

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於是千百人之中。僅得三士。正身治國。吾所以得

三士者。以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

中。十人與三十人。雖尊敬猶未得賢。至百人千人。然後乃得三人。以明接士不廣無由得賢也。增以音

無故。上士吾薄為之貌。下士吾厚為之貌。上士誠重之。故可

薄為之貌。下士既無執贊之禮。懼失賢士之人皆以

心。故厚為之貌。尤加謹敬也。增貌。禮貌也。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

人不知則以為越踰。然士亦以禮貌之故而至也。增舊本人作人人。士至而後見物。物。事也。見物然後知其

是非之所在。戒之哉。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幾。危也。周公言

我以天下之貴。猶不敢驕。士汝今以夫仰祿之士。猶

魯國之小。而遂驕人危矣。增幾音機。夫仰祿之士。猶

可驕也。仰。魚亮反。增如。木者。是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增如。段

也。是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為貧。舍佚而為

勞。是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為貧。舍佚而為

勞。是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為貧。舍佚而為

宋本汶無其字。

勞增舍音捨頽色黎黑而不失其所黎讀為梨謂面如凍梨之色者

也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賴守道之士不

淮南子作狐丘丈人

紀文章也語曰繒丘之封人繒與鄆同鄆丘故國封人掌疆界者漢書地理志繒

東海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死之

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二者而

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增相息亮反處昌呂反如丹故反如俗字孫叔敖

宋本愈作齋注同

曰吾二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

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增三息暫反子施始政反

貢問於孔子曰賜為入下而未知也下謙下也子貢問於為入下未

宋本者下有乎字

知其益也增家語作賜既為入下矣而未可知為入下之道敢問之韓詩外傳作請問為入下之道奈何蓋

元本相作相說死作

此似脫文本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也深扣之而

掘韓詩外傳同

得甘泉焉扣掘也故沒反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

宋本蕃作播

畜焉增樹臣庚反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為

家語立作出說死則皆作人

人下者其猶土也昔虞不用官之奇而晉并之萊不

韓詩外傳不息作不言家語作無其意

用子馬而齊并之官之奇虞賢臣諫不從以其族行子馬未詳其姓名左氏傳曰襄二

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

百匹又六年齊侯伐萊萊人使王湫帥師及止輿子

軍齊師齊師大敗之遂滅萊或曰正輿子字子馬其

不用未聞說死諸御已諫楚莊王曰曹不用僖負羸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據年代齊滅萊在楚莊王之後未詳諸御已之諫也增本注御字舊皆

宋本故作而

宋本如作及無也字

作卿。今據本書改之。○并音併。紂剗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國亾也。音智。

為說者曰。孫卿不如孔子。是不然也。孫卿迫於亂世。

鱖於嚴刑。鱖字解于議兵。篇。○鱖七六反。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

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誅約。增。誅舊作紂。今據宋本。韓本改之。誅與屈同。

天下冥冥。行全刺之。增。行下孟。反。下同。諸侯大傾。當是時也。

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增。舊本不下有不字。今據宋本除之。○知音智。下其

同。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覩。賢人距而不受。增。覩

丁故。然則孫卿將懷聖之心。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

愚。增。將懷當易地。視與示通。○佯音羊。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

謂也。增。詩大雅。烝民篇。是其所以名聲不白。徒與不衆。光輝

不博也。增。徒與。弟子也。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

為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遇者。化。增。遇當作過。議兵篇作過。

謝墉曰。存神一韻。過休。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

察。云非聖人。奈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時也。增。治直。吏反。叶

平聲。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為人所疑。其知至

明。脩道正行。足以為綱紀。增。紀叶。平聲。嗚呼賢哉。宜為帝

王。天地不知。善祭紂。殺賢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

宋本脩作循

宋本避作

張。

輿避世箕子佯狂田常為亂闔閭擅彊增。接輿楚賢人佯狂者箕

子紂庶父佯狂為紂奴田常陳敬仲之後傾齊者闔戶職反為惡得福善者有殃

增。殃於良反。今為說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名時世不同

譽何由生不得為政功安能成志脩德厚孰謂不賢

乎。自為說者已下。或荀卿弟子之辭也。

荀卿新書十一卷三十二篇

勸學篇第一

修身篇第二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成相篇第八

儒效篇第九

王制篇第十

富國篇第十一

王霸篇第十二

荀子增注

卷二十一

二十九

君道篇第十三
臣道篇第十四
致士篇第十五
議兵篇第十六
強國篇第十七
天論篇第十八
正論篇第十九
樂論篇第二十
解蔽篇第二十一

管子地員

卷二十一

三十一

正名篇第二十二
禮論篇第二十三
宥坐篇第二十四
子道篇第二十五
性惡篇第二十六
法行篇第二十七
哀公篇第二十八
大畧篇第二十九
堯問篇第二十

管子地員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君子篇第三十一

賦篇第二十二

增右荀子舊目錄也。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

增使所吏反下使者同。向許亮反下

同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

重二百九十篇。

增重直龍反。

定著二十二篇。

增著與著通。

皆以

定殺青簡。書可繕寫。

增殺所戒反。

孫卿趙人名。况方齊宣

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

駢淳于髡之屬甚眾。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

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諸子之事。

風俗通五
十作十五

讀書志同

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為詩禮易春秋。至齊

襄王時。孫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孫卿

三為祭酒焉。

增息暫反。

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春

申君以為蘭陵令。

增相息亮反。下相秦秦相江都相并同。

人或謂春申

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

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

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

增夏戶雅反。

管仲

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

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

卿孫卿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增遺于李因為歌賦以

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增復扶又孫卿乃

行復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

嘗為弟子而相秦及韓非號韓子又浮丘伯皆受業

為名儒孫卿之應聘於諸侯見秦昭王增見賢遍昭

王左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增喜許紀反

下同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

成王前孫臏為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

也卒不能用增難乃且反卒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

以下恐脫為字

墨增行下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

後孟子百餘年增後胡孫卿以為人性惡故作性惡

一篇以非孟子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

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出

增夫音扶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孫

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

屬增屬之六反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

如莊周等又滑稽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

列數萬言而卒增推它雷反行下葬蘭陵而趙亦有

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辨。處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
力之教。增處昌呂反。盡津忍反。楚有尸子。長廬子。芋子。皆著書。

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唯孟軻孫卿為

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為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

之曰。蘭陵人喜字為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子孫卿董

先生皆小五伯。增伯音霸下同。以為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

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增王于況反。然世終

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亾。觀孫卿

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增易以或反。疾世莫能用其言。悽

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閭巷。而功業不得見

於世。哀哉。可為賈涕。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為法。謹第

錄。增為下偽反。傳直戀反。臣向昧死上言。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

錄。增荀卿新書以下。舊本無之。蓋本于元本者也。今據符谷望之所藏宋本補之。以復劉光祿之舊。非特復楊評。事之舊也。

事之舊也。

荀子卷第二十

文政八年乙酉春

平安書肆

葛西市郎兵衛梓

荀子增注跋



傳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
大廈之成非一木之榱哉
是言也山夫子正荀子編
筑本先生增注之當時耳

東望黑川惟清東海是
川成之者而初之及先生再
閱之橫須賀土屋聖重初之
未終業而歿於是熊本櫻山
恭哉聖謚野知哲共拾之

遺以授先生嗣子久保福之

筆之以示核齋翁此卷裁

之而後始復漢代之舊傳曰

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履

之家非一丘之木誠哉是乎

也剝剝既成將公諸世故列
叙其姓等者姓名以附卷
末

洞津侍醫

山口重紀職



瀨尾昭家書



